

最后一只秋蚂蚱

马海霞

祖父是个石匠,他和邻居孙爷爷一起结伴采石。祖母说他是抡大锤的,除了力气没别的智慧。但我知道他还有一样智慧——逮蚂蚱。

秋天的蚂蚱最肥最好吃,每到秋季是我打牙祭的时候,我总盼着祖父收工回家,因为他回家手里必然攥着一串蚂蚱。祖母接过蚂蚱,用开水一烫,摘了翅膀,撒盐腌制一天,待第二天放油锅里一炸,还没吃就已经闻到香味儿了。

有时来不及等腌制好,便让祖母用筷子夹着一只蚂蚱放在炉火上烤,烤到金黄酥脆,咬一口唇齿生香。

祖父喝酒时用手捏一根蚂蚱腿儿,喝一口酒再把蚂蚱腿放嘴里嘬吧一下滋味,二两酒喝完了,蚂蚱腿还没吃完呢。祖父说真正喝酒之人不吃酒肴,那些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其实是看客。祖父说他认识一位酒前辈,一天饒酒了,摸黑起来喝酒,一手持酒壶,一手在桌子上摸索,记得晚上桌子上有根蚂蚱腿,摸了半天总算摸到了,喝一口酒嘬吧一下蚂蚱腿,整整喝了半宿,第二天醒来一看,蚂蚱腿还在呢,细瞧自己当酒肴的“蚂蚱腿”原来是颗铁钉。

祖父是真正喝酒之人,他只需一根蚂蚱腿便够了,而我是不喝酒的看客,一盘蚂蚱也吃得下去。

孙爷爷从不逮蚂蚱,他说他“逮”功不如祖父好,久而久之便懒得逮了。祖母说,孙爷爷净胡说,他懒是真的,一次逮不住便无心再逮,找个向阳坡躺下晒太阳去了。而祖父满草从找蚂蚱,为了逮一只蚂蚱能从东坡追到西坡。原来祖父逮蚂蚱的“智慧”不过是把休息的时间都用在逮蚂蚱上。

有一年秋天,祖父伤了腿。那年秋天我很少吃上蚂蚱。记得那是一个深秋的早上,祖父坐在北墙边眯着眼晒太阳。我正好路过,发现离祖父不远处的墙上趴着一只登倒山,体长六七厘米,因为天凉了,它冻得缩在墙上晒太阳。我不敢逮它,生怕被它后腿上的锯齿划伤。我拉了一下祖父衣角,指着墙上的登倒山让他看,祖父示意我过去用手逮住它。祖父说那只蚂蚱看起来老了,蹦跶不动了,很好逮。

我猫着身子走过去,一下扑住了它。跑到家里让祖母把蚂蚱烤熟。午饭时,我给祖父倒了一盅药酒,递给他那只登倒山,说,我自己亲手逮的蚂蚱咽不下去,让祖父当酒肴。

祖父那天一个劲儿说我长大了,祖孙俩来回推让蚂蚱,结果一不小心掉地上,还没等我弯下腰捡呢,被家里的芦花鸡一下啄走了。我心疼得眼泪汪汪,祖父说,没事,芦花鸡吃了也是长肉,等长肥了,就杀了它吃肉。

谁知道,第二天我放学回家,那只芦花鸡已经炖好端上餐桌了。祖母只喊祖父败家,那只芦花鸡正下蛋呢。

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只登倒山在祖父心里的分量,他的孙女长大了,懂得心疼他了,这个比过年还值得庆祝。

那只登倒山是那个秋天最后一只蚂蚱,一直留在祖父的记忆里,温暖着岁月。

青冈行记

张洪波

站在猛犸象脚下

在黑龙江青冈
猛犸象巨型身軀站起
我知道 这是遗骨
标志着 一个种群已经灭绝
宣告第四纪冰川时代结束

再也看不见那些食品了
青草遥远 豆类遥远
灌木遥远 树皮遥远……

猛犸象缓慢生长
存活期漫长
可它们在解冻期完全灭绝
它们本来与人类同期进化
却在中途消失

今天
我站在它脚下
仿佛有长毛覆盖
仿佛有脂肪隔寒

但是我渺小
渺小到不如它一个脚趾尖
诗歌 散文 还是书法……
都显得虚荣 自欺
我还能说什么

青冈大豆

白露已过
在青冈通背河畔
大豆收起旗帜
如士兵列队归营

它们身体充实
面容绽放成熟微红
风掠过
留一地清脆铃声

我俯下身来
被它们气息迷往
所有夏天都成为过程
季节已挺直腰板
等待秋分

在工厂里看望汉麻

8月 汉麻成熟
它们离开沃土 赶往工厂
9月 我来青冈看望它们
它们正在机器上抽丝

汉麻
在离开故乡之前
走下生产流水线
一团靠着一团
等待奔赴更远

就此别过
我的汉麻兄弟
期待下一次在青冈重逢

郑波

100多年前,我的爷爷只身一人告别河北故城大运河畔的古老渡口郑口镇,加入了修建京张铁路的筑路大军,一路向北,来到了有早码头之称的张家口。

1909年,京张铁路建成通车,爷爷选择留在了当地,身边的铁路,一路继续向西延伸,1915年,张家口至大同铁路筑成,1921年,张家口到绥远城(今呼和浩特)通车……

二十多年间,爷爷这个说着普通话的关南外乡“侑子”,靠着辛劳智慧和火车通车带来的便利,慢慢置下了一份家业,后经人介绍,娶了小他23岁的奶奶,家就安在张家口万全县一个叫孔家庄的小镇,上的火车站对面。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军阀混战、土匪袭扰、鬼子侵略、国共拉锯,张家口都是首当其冲,爷爷奶奶艰难维持着日渐衰微的家业。育下了三儿一女,爷爷奶奶的枝枝蔓蔓就这样散发开去,就像当年的铁路一样延伸铺陈,到现在已历经六代几十口人。

我出生的时候,爷爷已经去世四年。

小时的我,因为父母都是双职工不方便照顾,

被送回了奶奶家。那时为数不多的记忆,就是自己被一根背包带拴在炕上,扶着窗台看院门外车站上喘着粗气冒着白烟的黑色火车头吼叫着来往穿梭,眼巴巴地等着每个周末坐着火车来看我的母亲。

小时候总觉得这铁路就是爷爷专为奶奶修的,每逢过年,子孙们就会沿着爷爷修的铁路看奶奶。

二伯中专毕业后离开家乡参加工作去了四川自贡,在那里结婚成家。1974年,二伯一个人带着我五岁的堂哥和四岁的堂姐,开始了他的回家探亲之旅。那是一条长达2500多公里的回家之路,“文革”还没有结束,串联活动还经常发生,火车上人满为患,在厢里走动都是个难题,几天几夜的行程,堂哥堂姐都是被塞到座位下面的,吃饭的时候才被拽出来,中间还多次倒车,要到车站排队中转签字。二伯不仅要扛着行李和带给奶奶的50公斤四川大米,还要时刻攥紧身边两个孩子的小手……

直到现在我都难以想象,35岁的二伯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唯一能够想到的是从自贡到内江,从内江到成都,从成都到北京,从北京到家乡,直到踏上爷爷修的铁路,二伯的心会越来越踏实。

后来二伯的单位调回北京,回家过年就不用跋山涉水了。那时候,我们每年真正意义上的过年就



生活不是等暴风雨过去,而是学会在风雨中起舞。

赵青文画

徐 潇

2011年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是秋天,住在和平里,一个很大但老旧的街区,名字给人温暖安全的感觉。和读书时的友人Betty一起在北京实习,合租一间老式房的客厅,有一个细窄的阳台。

实习第一天,我许久才发现自己坐反了公交方向。三环路边不断退后的高楼大厦让人恍惚,那些玻璃映射着太阳光,夺目耀眼,让人沉浸其中。

Betty喜欢烹饪。在我们狭小的厨房里,烹饪是很奢侈的,但她乐于早晚变着花样做饭。我实习的公司食堂有卖大颗又便宜的狮子头,下午6点下班,我经常去食堂打包狮子头跟betty分享。

Betty比我更快适应这个城市,她像一个真正的白领,带我去后海的酒吧,南锣鼓巷的咖啡馆,簋街的小馆子。9月的一天,Betty带我到东四的涵芬楼书店,二层,有一个果壳网“万有青年”活动,一群人席地而坐,大家随意分享学习和生活。

来自廊坊的一个哥们用说相声的方式讲了女性怀孕直到分娩280天的历程,逗乐了大家。还有女生直接抱着吉他,坐在朴素的折叠椅上自弹自唱一曲《那些花儿》。一名古人类学博士带着一个德

王培静

不久前,借到台湾参加“艺文论坛”——世界华文文学交流研讨会”的机会,踏上宝岛台湾的土地。

上午十点多,在桃园机场出站口,看到了接我们的人举着的《清溪新文艺》的牌子,我们走过去,一位老年女性笑着说:您们是北京来的客人吧,您是王会长吧。我答:是的,谢谢你们! 向外走的路上,我和他们聊天,原来他们都是七十岁左右的人了,让我顿时心生感动。到了巴士站,买票时,我说,我们自己去。他们不愿意,帮我们买了票,交待司机我们在下高速的第一站下车,说那儿有人接我们,他们还要在机场接下午和傍晚到的客人。

坐在大巴车上,窗外的雨越下越大,望着窗玻璃上的水流,像长了尾巴的小蝌蚪,一群接一拨的快速游走。我心里说:台湾,我来看你了。

在换站处,见到了接力接站的朋友,打车到了下榻的酒店。晚上,杂志社给大家接风,见到了20余位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专家学者。

会餐,简单的用餐后,大家坐大巴向新竹市进

爷爷的铁路

是从火车站等二伯全家开始的。春运车票很难买,又没有电话,只能靠写信或拍电报告之回来的大概日子,然后我们一大帮人就在那个大概的日子里到车站去等。从北京过来的火车下午只有那一班,而且经常晚点。我们其实是从预计回来的前一天就去车站碰运气了,希望他们能提早回来,直到长长的站台空无一人才失望地回去。终于接到了,孩子们帮着拎沉沉的行李,二妈会絮叨着车上的人有多么拥挤,姑姑夸着堂姐越来越漂亮,哥们弟兄如姐姑嫂们的团圆从站台上就开始了。

人齐了,年才真正开始……

因为离得近些,我们回去就相对容易些,但火车上照例是人多得不得了,有时候还会被挤得下不去车。买不到票的时候,父亲就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回去看奶奶。那是一辆普通的加重脚踏自行车,车把上挂着父亲的一个军用挎包,里面是一个砖头大小的半导体收音机,或戏曲或新闻或评书或歌曲。我坐在大梁上,一边不断来回扭动着硌的酸麻的屁股,一面无聊地数着公路旁运煤火车的车厢消磨着时间。一路骑回去要经过五个大沙河形成的U型上下坡,公路最低处下面是几个并排的过水涵洞,有时夏天水就会漫过公路,我们爷俩就把脚抬

没有人文科学没落的事儿

欧 阳

10月下旬去了一趟河南。

想到或会去拜访殷墟的甲骨文——也就是古人发明的,有明确意义的符号,行迹初始,在高铁上使用最现代化的方式,辨认、咀嚼、释读,进而尝试理解,那些由古人早就创建并且已经系统化的符号集合……哈,其实就是看字,是在手机上阅读文章。

可能基于相同的原因,在不经意中,又或是潜意识里的刻意行为,我翻看的是一篇“人文科学”在当下不受待见的讲述,诸如资金投入、功利效用、群类(个体)选择等多方面都呈现出“没落”态势云云。我没研读过这方面的学问,从感觉上说,这种倾向似乎是有的。人文科学有什么用?这是老生常谈了,对吧? 其实,不仅如此,连作为实用科学技术基石的理论(自然)科学有什么用,也成了需要解释的问题。

高铁很快,头绪还没来得及梳理清楚,人已在考古发现的地界儿转了一圈,然后又离开了。不过,身体虽然离开了,思绪却仍旧被缠绕在废墟中刨出来的器物上。

我在想,文字,像殷墟的甲骨文,属于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范畴呢? 回到那个自然、人文学科还没有分拆的时段,要归类到自然科学发明的领域显然不如放在人文科学的园地更合适。这样的话,质疑人文科学有什么用就不免太愚蠢了。但是,要在当下的立场,将文字发明收进自然科学的口袋似乎也有道理。

如今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界定其实也不是很简单的事。精确的、微观的,对大自然认知、研究、探索的就是自然科学? 那模糊的、感觉直觉的,宏观的、不能数学式量化的阐释等就该是人文科学了不是? 撇开细分的学科,比如物理化学数学以及历史艺术哲学等,厨艺学问算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呢?

一秋又一秋

甚至银杏果腐烂的刺鼻味道。

时隔多年,偶然路过和平里社区,我还能找到那栋楼,那个单元。我们租的那间客厅,只能摆一张上下铺的木床,支开餐桌就连腿都伸不直。楼梯间的水泥台阶被住户踩得像抹了油一样又亮又滑,阳台的窗户刷的红漆生了锈,像是刻意而为之的艺术加工。“杨记干果店”门口排着长队,人们接着手边聊天边等栗子出炉。

那个秋天,Betty和我一边忙着实习一边忙着毕业论文,还没来得及认真讨论何去何从。我想,Betty是要回老家那个温暖的海滨城市的。我呢,不太喜欢北京,这里太干燥了,这里太大了,这里房价好高,这里没有家人,朋友很少。可不知怎么,一毕业,我们离开学校,离开家乡,就像约好了似的,一起奔向北京。

不知不觉,我也开始习惯北京。尽管在雾霾袭来时想一走了之,孤单的深夜里会想家流泪,城市

得高高的,自行车溅起一溜水花,算是漫长路上的快乐花絮。那时候路上没什么车,两个小时的路途安静得要命,路两旁是被风吹的沙沙作响的大杨树林子,感觉太阳都落得好早。我一边担心着林子里会窜出剪径的强盗,一边心里默念着第五条大沙河快快到来,那样我们就可以到奶奶家了。

我没有见过爷爷,只见过他的照片,那是一张瞬间让他的子孙孙们找到强烈祖先归属感的照片。戴着一顶圆圆毡帽,高高的鼻梁,目光炯炯,精明而睿智,眼角有弯弯长长的鱼尾纹,透着善良……

2019年底,京张高铁通车在即,那将是一条堪称当今世界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一条铁路。

我知道,爷爷的铁路还在,而且变得更快,更远,更年轻了……



陋室观复

不纠结这些愚昧的问题了,来捋一捋出土文物。在漯河博物馆,有贾湖文化遗址出土的“七孔骨笛”,介绍说距今大约在9000年到7500年之间,能吹(奏)出12音阶。这让我有点兴奋,不是因为颠覆了中国音乐局限于五音的谬论,而是因为对这个骨笛的畅想:文字都还没有被发明,这个“乐器”应该是娱乐器具吧? 也就是说,它蕴含的是——按现行概念——人文色彩。跟随的有序传承,是仰韶文化(距今7000年至4800年左右)、龙山文化(大概公元前2000多年)时期的骨簪、玉簪,也是对生产、建设没啥用的物件儿,纯粹是妄想看起来美好的饰品,想到几千年来,生产第一线的水泥车轮推动者都是素衣粗布,这些装饰物品无疑更显无用。到了战国,虎形玉佩、玛瑙环等,仍是装饰意义大于实用价值。再后的曾首瓦纹枚铜带钩也是如此。而汉代以降延续到唐的铜镜,真正费心思、耗银子的是不能看见自己,而是镜面背后没啥用处的纹饰。

这些装饰物件儿,都是财主、权贵之物,几乎同一性质的人文好尚,现而今依旧盛行。原因不去探讨了,我只是想,这种东西如果要关联学问,当在人文学科,虽然它们一直跟着自然科学与时俱进,但真归类不到自然科学的仓库里。假如“受冷”所指只是学院中的专业,那么,要真没人专研、探究了,这些“没用”的精神向往怎么繁衍、前行呢?

回到北京,看见美术学院,突然想起前阵子马路边坐地上的一群伙,彩色油料和加工过的菜蔬挂在衣服上,热心人想拯救他问住哪里,结果嘟嘟的大伙不知道在说啥,有耳朵贴近的说,某人在宣誓:一定要当画家。画是昂贵的,实质上问题不是哪门子学科冷寂,而是何种“手艺”才能发财,是钱事儿,否则醉汉也不会在糊涂的时候立志,除非其真人真像梵高那般脑子有问题。

显然,是不能直接挣钱的事业受冷,根本就没有所谓人文科学没落的事儿。



里人越来越多,地铁里甚至无法呼吸。但不知道怎么了,北京又仿佛越来越美,越来越吸引我。道路两边挺拔的国槐,树下花坛里盛开的大片片,初秋的公园里,玉簪在夜间开放,香气扑鼻。某个风和日丽天气,傍晚的云霞呈粉紫色,像层叠的还未凝固的油彩,一丝秋风,云霞就流动了。

北京还有许多人情味儿,永远有人热情指路,就像糖炒栗子那样热气腾腾地暖和。搬过许多次住处,房东总是温和善良,中秋时赠我们月饼和葡萄,或者在我出差时照顾我的三只小猫。身边的邻居也像家人一样相处,在我遇到不公时会站在我身后支持。

在这个城市里,有许多人在坚持梦想并梦想成真。比如在涵芬楼书店那天,年轻的郭帆分享他对平行空间的看法,他说他喜欢科幻,后来,他为了拍电影还卖了房子。再后来,他执导的《流浪地球》席卷全球,开启中国科幻电影元年。

betty早年偶遇一位英国绅士,成就美好姻缘,现在一儿一女,甚是幸福。她依旧喜欢烹饪,做许多美食给家人。而我,感觉到了时光逝去,虽然被推动着成长,但还好,我还保持童心童趣。在北京的秋天,出去走一走,经过高大明亮的鼓楼,看后海被夕阳余晖染成红色,穿过南锣鼓巷热闹的人群,去北新桥三条隐蔽的小馆子饱餐一顿。回家路上,使馆区道路两旁的银杏又开始了一年一度的灿烂绽放。

墙上的书法作品。当我们问:老先生,您有没有带徒弟? 老先生叹了口气说:没有呀,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学这门手艺。听到老先生这样说,我们的心情又一下子沉重起来。走出店门时,我们向老先生竖起了大拇指。

在嘉义,在台南,我和当地的老年人聊天。得知他们这代或上一代大部分来自大陆福建或广东,我问他们对大陆的印象,他们很多人会竖起大拇指。他们面带微笑,与人和善,我征求意见,说给他们每人照张相时,他们脸上先是露出不好意思的神色,然后点头,主动整理衣服,照相后再再给他们播看一遍。

回到台北,去了国父纪念馆,去了诚品书店。台北的大街小巷上,店铺林立,繁体字居多,特别是夜晚,街上比白天还要热闹几分,年轻人逛街,吃宵夜,好朋友一起聊天,看上去一个比一个精神。

也许是天意,盼望已久的阿里山,都赶到了山下,却没有一睹它的芳容。大家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一定都感觉到了些许遗憾。日月潭在我们行程的另一个方向,也没有去成,因为家中有事,匆匆踏上了返回北京的飞机。

台湾,我还会再来的,阿里山、日月谭,请等着我。